

歡喜陀与馬桶



張資平著

上海復興書局印行

傳到B市來時，B市平民，——除了當時的軍閥官僚大商人及買辦階級以外，凡從事勞働的平民盡都悲憤填胸，起來作反日運動，——罷市，罷工，及檢查劣貨，——以抵制帝國主義。

B市的反日運動由本書的主人公陸阿漢主持，來得最激烈，因是日本帝國主義大起恐慌了。到後來日本就利用軍閥，官僚，買辦階級去壓迫罷市罷工及檢查劣貨等委員會，又委員們中也有給買辦階級收買了的，反日運動就因之功虧一簣了，——否，完全失敗了。這時候本書的主人公陸阿漢內既不見容於中國的政府，外又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妬忌，到後來唯有向帝國主義者作最後的奮鬥，但因後援者少，終慘死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刺刀之下了。

中國現代實在需要幾個像陸阿漢那樣的人。雖然有些革命理論家，但或只紙上談兵，或只在講壇上拋桌子打翻玻璃瓶而已。像陸阿漢那樣有實行力的人，實在太少。他的勇敢的精神和高貴的犧牲，是值得我們讚賞而爲之表彰的。

十一年前的事了。陸阿漢那時候還只十歲。

過了元宵節又三四天了，氣候還是異常的寒冷。下午四點鐘時分，阿漢穿着一件又髒又舊的深藍色土布大褂由小

學校回來了。在他肩頭上掛着一個書袋子，倒是新買的。因為他今年升進初等二年級了，他的父親陸榮前天才花了八角大洋買給他的。

他的住家並不像是一家屋，實在像是一個長方形的木箱子，不過上面蓋着有一面扁平的人字形屋頂吧了。

這木箱形的屋裏面，靠兩邊的牆有兩副木板床，上面堆着稻草，蓆子，和污舊的被窩。此外有一張四方形的粗木桌，和兩三張板櫈。靠門的左側，有兩口黃泥巴火爐，一大一小，母親正在大火爐前生火。稻草和柴木燃起來了，滿屋裏都是煙。

“媽！”阿漢叫了一聲跳進來。屋裏的煙太厲害了。他一時睜不開眼睛，也噙了幾噙。他聽見小弟弟在哭，接着是一陣咳嗽。他沒有看清楚母親站在那一塊，小弟弟坐在那一塊。他揉着眼睛再叫了一聲，

“媽媽！”

“做什麼？”母親的回答，但聽她的聲氣不像平時那樣和婉了。

“爸爸呢？”阿漢像怕惹母親生氣，低聲地問母親。

“誰曉得！”母親像更加發氣了，聲音也更高更尖銳，阿漢不敢再做聲了。

尾裏的煙漸次消失了。阿漢看見母親站在火爐前在揩給煙燻出來了的眼淚。但阿漢只當母親是爲了什麼事情傷心哭的。

“死鬼！賭開了就不知死活地賭！新年早過了，也還聚着賭！看你賭到什麼時候！！”母親在喃喃地向着火爐罵。但阿漢知道她並不是罵火爐，實在是罵父親。

阿漢想，父親去賭博能夠贏錢回來，有什麼不好呢。如果不是父親那天贏了錢，自己那裏會得着這個新書袋子。父親那天還買了條大鹹魚回來，又香又鹹，才好吃呢。他想把自己的意思說出來，但看見母親的神氣不好，怕挨打，不敢說了。他並未知道母親身上的唯一件的棉襖兒今天早上給父親拿去當了呢。

“看着一家人要活餓死了，也還不顧死活地去賭！！”

阿漢看見坐在脚盆裏的小弟弟了。他那雙又黑又髒的手儘在揉眼睛，哭着叫“姆姆媽”，眼眶周圍和頰上像塗着許多墨汁了。阿漢看見小弟弟的樣子可憐，忙走上前去，看見他撒了尿，裙兒打濕了一大塊了。

“媽，弟弟撒了尿，快替他換上條裙兒吧。”阿漢想，這句話保管不會得罪母親，或者母親還要稱獎自己一二句呢。

但是母親不做聲。爐裏的火燒得很烈了，房裏面暖和了

許多。

阿漢終於走近火爐邊來。

“媽媽，我來看着火爐，你看小弟弟去，小弟弟撒了尿。”

“吵什麼！”母親喝了一聲後，在阿漢額上賞了五顆栗殼。

阿漢這時候對母親真有點抱反感了。他想，母親何以這樣不愛惜兒女。她連對最小的弟弟也整天的不是撻就是罵。父親雖然只會拉糞桶和賭博，但很珍愛他的兒女們。

於是阿漢想到妹妹來了。妹妹到那裏去了呢。但已經挨了五顆栗殼，再不敢向母親問妹妹的所在了。

“看你們吃什麼東西！你們活該餓死的，投胎到這樣的人家裏來！”母親又在咒咀了。

阿漢想找一條乾裙子出來替小弟弟換上，但儘找，沒有找着。到後來，他看見大木桶裏堆着許多濕衣服，還沒有晒開；阿漢才想到近兩三天來都是下微雨，今天雖然沒有下雨，但也不見太陽，空中陰雲密佈，還起了冷風。

屋裏就這樣的沉默了一會。阿漢在這沉默中，意識到自己的身世了。他覺得自己的父親的確太不中用了，使自己在學校裏不能抬頭，同學看見先生一翻轉身，便罵倒馬桶的小孩子念什麼書。先生雖然沒有這樣說，但也和小朋友們一樣

的看不起自己。她當自己是個最低級的小孩子。她替全級的小朋友們戴上帽子，披上外套，只有自己和一個賣歡喜陀的兒子的帽子，她連伸手去拿拿也不情願，大概是她的手太潔白了，怕自己和歡喜陀——同學都叫賣歡喜陀的兒子王春元做歡喜陀，而自己在同學中的綽名是會使自己傷心的馬桶，——的鴨舌帽太髒了，會污染了她的白手。因為這個緣故，自己也就和歡喜陀特別要好。

還有一件事會使阿漢傷心的就是同學看見他走進課堂裏來時，便都捏一捏鼻尖，還有更進一步連說臭，臭，臭的。

阿漢還感着一種痛苦，就是每次在東洋租界走過時，東洋人的小孩子們便丟小石子去打他，罵他 Chiangoro，小乞兒。就連小小的天真爛漫的東洋姑娘，也因她的小夥伴們做了好榜樣給她看了，一看見小馬桶在她門前走過去，便罵起 Chiangoro 來，拿起石子來打他。雖然父親忠告過他幾回，日本小孩子們無論怎樣地侮辱你，你都得忍受，切不可和他們打架，一和他們打架，定會吃虧的；督軍省長們都怕東洋人，難道我們倒馬桶的下等人對東洋人可以不讓步嗎；你如果不聽話，萬一和他們打起架來，害了你的父親，不能再到東洋租界一帶去倒馬桶時，那末你們¹兄妹每天的飯就吃不成功了。但有一天，他終忍受不下了，因為有個尖稜的石

子打中了他的太陽角，流了好些鮮血出來，他恨極了，便不顧死活，當然更顧慮不到他的父親日後有馬桶倒沒有得倒，飛奔前去，在小日本姑娘頭上打了一掌，那個無邪的小姑娘便狂哭起來。祇一刻工夫，從那條街上的各個日本家裏有六七個似無賴少年又似學徒的走出來，把阿漢捉住了，拉倒在地面上，六七把拳頭此上彼落地在小馬桶頭上和背上像雨滴般地亂打。那些東洋人看見他身上穿得十分襤褸，覺得更該打，就打死了也不至發生什麼大不了的問題，還有兩三個人中上蓄有一叢三分多長的短毛的日本人，也站在後面喝打。

“Chiangoro! 小叫化子! 該打! 打! 打! 打!”

尤其是那個小姑娘的母親，滿塗在臉上的白粉也轉成灰色了，額上的幾條青筋在不住地跳動，她在指手劃腳的數罵。

“真正豈有此理! 那小Chiangoro敢欺侮我的小姑娘! 作算她丟了石子打你，也算得是惡意的? 你這小支那乞丐兒，也敢向我們抵抗麼! 看你是討死的! 日本人就打死你們支那大財主也無需償命的，何況你這個支那小叫化兒!”

“他是倒馬桶的老頭兒的兒子!” 有一個日本女人認得他，說他有一趟跟着他的父親推糞箱到過這租界上來。

“那更該死，胆子真大！”

“告訴巡捕房，我們的馬桶不給他的老頭兒倒了！”

到後來還是有一位東洋先生怕他們把阿漢打死了，他說日本人打死一個支那人本來不算什麼，但是在人道上是不容許的。這位講人道主義的東洋先生才叫了一名印度巡捕來，把滿面青腫的阿漢抱起，送到租界路口去。

阿漢從小時候就吃過日本人的大虧，所以日本人三個字在他的腦中簡直等於吃人的惡魔，一談到日本人他便切齒地痛恨。

他主張搬家，不要住在靠近東洋租界的地方。但是父親因為職業的關係，不情願搬到遠的地方去住。

二

“爹爹！”在似死般的沉默中，阿漢聽見妹妹的哭音了，他忙翻轉眼睛望哭音的發源處，他看見，由父親床上堆着的稻草叢中，妹妹阿金伸出頭來。她蓬着亂髮，滿臉通紅。

“啊！阿金！”阿漢發見了妹妹睡在稻草堆裏，異常地歡喜，忙跑前去，雙手捧着妹妹的雙頰。他感着她的頰像烈火般的熱。

“哥——哥！”阿金比阿漢只少兩歲，本應該進學了，但是頑固的父親說，女孩兒不要讀書，所以母親留她在家裏看守小弟弟。有時候只背着小弟弟呆坐在屋裏的一張矮板檯上，看母親洗衣裳或燒飯。

“讓她多睡一忽，睡在稻草堆裏暖和些。她傷了寒，讓她多出點汗。”母親這時候開口了，但也帶着幾分叱罵的聲氣。

“爹爹！”阿金又叫了一聲。平時阿漢，小弟弟，和母親三個人睡一床。阿金跟她的父親又睡一床。阿金跟慣了父親，如果半天看不見他，她定爹爹，爹爹的思念起來。今天傷了寒，身體不舒服，午飯沒有吃，儘在哭着喊爹爹。母親不知道她是有病，聽見她儘哭，不耐煩了，便拖來打了一頓。阿金愈覺悲楚，愈覺寂寞了。

平時，天一亮父親就和他的夥伴們推糞櫃出去的。大約到十一點多鐘時分才帶着滿身糞香回來。有時候他會帶些他吃剩的燒餅回來給她們兄妹吃。自去年哥哥上學去了，這個權利就全歸給阿金獨享。阿金每天唯一的安慰也就是父親帶回來的吃剩的燒餅。

今天父親和平時一樣，一早出去了。臨起床時，他還在阿金雙頰上親了一陣嘴。阿金原想撒撒嬌不放父親走，但過去的經驗告訴了她，這是無效的，這不過是叫自己多哭一場

和受母親一頓臭打臭罵吧了。阿漢這時候，早規規矩矩地坐在靠食糧的一張板檯上了，因為他自己早起了床，把破舊的棉襖兒穿上了。他若稍為遲點起來，或衣裳沒有穿好，少不得就要挨患歇斯滴利症的母親的栗殼。他心裏也有點不願意父親走，尤其是風雨滿天的時候，但是不可能，無論如何不可能，有錢的東洋人的馬桶或洋磁盆是很淺小的，一天不倒就不得了。可憐這些有錢人自己沒有本領去處分他們的排泄物。

陸榮，——阿漢的父親——也曾向他的同事說過笑。如果推糞箱的人聯盟起來，不替這些有錢人和外國人倒馬桶，那末保管他們在這地方住不成功。但是他們只是這樣說笑，沒有一個敢出來主張實行，因為閒着無事做，爭着要拉糞箱的人還不知多少呢。

陸榮在茶館裏還說了一段在文人家裏倒馬桶時所看見的韻事。

——我最初也以為是東洋人的住家，因為天天看見有個東洋婆娘站在那家後門首。最討厭的是在那家裏倒馬桶，要人敲樓門敲到手掌痛還敲不開，那一家的人不早早的起來了，七點八點鐘他們都把馬桶提出來擺在後門了。只有那一家人還沒有起床。

——他們家裏沒有用娘姨麼？

——不用娘姨，他們那些文謔謔的人會自己買菜燒飯麼？你太看得起他們了。

——那家裏有許多文謔謔的年輕人，到底那一個是東家呢？

——聽說他們是在某大學裏當老師的，湊合起來租那家大洋房子住。

——那樣漂亮的洋房子要外國人才住得起。他們也住在那裏，當然是很有錢的了。

——當然啊。娶了外國女人的當然是有錢的。不然，養得起外國婆娘麼？

——也不見得。大概他們是一天做來一天吃的。不過他們還要像有錢的老爺們般，向我們拉糞桶的擺架子呢。

——怎麼？他們怎樣擺了架子？

——他們那裏不是住有一位蓄着長頭髮，中間開一道縫，塗香油塗得滿頭香馥馥的先生麼？有一早晨，我在他們的後門首倒馬桶，恰好這一位先生從樓上Bon, Bon, Bôn地跑下來，走到廚房裏。大概他是肚皮餓了，不然，他決不會這樣早起床的。他走進廚房裏，拿了一條油炸鱸，一面咬一面走出後門來。他還沒有踏到門首，忽然不咬油條了，口裏聯

說，臭！臭！臭！大概說了有十幾個臭字吧。後來看見是我在後門倒馬桶，把他氣得滿臉通紅。倒馬桶本來不算稀奇，早點起床的人都會看見倒馬桶這件事的。大概這位先生從來沒有看見過倒馬桶吧。他發氣了，把剩下在手中的十分之四的油條摔在地面上了，他開口罵人了。

——（混，混，混，混蛋！你怎，怎麼在這兒倒，倒，馬桶！快快，快滾，滾，開，——去！）

——（不在這裏倒拿到甚地方去倒呢，先生？）我這樣地駁了他一下，他更氣不過，

——（快，快，快，提到馬，馬路上去，去倒！）他的聲音更險惡了。但我也不輸服，

——（拿到馬路上去，巡捕要來干涉的。）

——那位先生聽見巡捕，像有點兒害怕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我看他那樣小孩子脾氣，沒見識的樣子，覺得他可笑又可憐。過了一會，他沒有辦法了，於是背着兩手，頭向左右擺動，長頭髮也跟着擺動起來，口裏又在混，混，混，——混蛋的罵不清楚，一面罵，一面又 Bon Bon Bon 地跑上樓上去了。

——過了一會，才見那家的娘姨出來。我便問她，剛才那位先生是這家裏的什麼人。她說他是個新詩人。

——不錯，他們都是做文章來幫助我們貧苦民衆的。

——做文章來幫助我們？他們把文章賣了錢來施給我們？

——不是的，他們是替我們說話的，就是我們的喉舌。

——那我更不懂了。

——以後你就會懂的。

——他們也不曾來看過我們一回，又不來考察考察我們的生活，怎麼能代我們說話呢？

——不要問了，你把你的話說下去吧。

——是的，過了一會，那個東洋婆娘也下來了。她還打着倦眼，一面伸兩根尖尖的雪白的指頭去修理她的鬢毛，一面打着呵欠。真漂亮，真好看啊！不知道那一個做文章的先生有福氣，每夜裏得摟着這個漂亮的東洋婆娘睡，睡到紅日高十丈。他媽的！嘻嘻，哈哈，哈哈！

——到底外國女人比中國的好。從前娶日本女人的也不少，但是那是還沒有革命的時代。現在我們都知道革命的必要了，也知道我們中國人窮到了不得了，還帶了東洋婆娘回來吃費了我們中國的米做什麼？中國又不是沒有女人，漂亮的也不少呀。他媽的！我是頂討厭東洋人的！

——那你就懂了，所以你只配做倒馬桶的，那是……

——老二！算了，不要說了吧。誰不知道你進過了一二年中學校，認得幾個字！但是你又比我強得幾多？你還不是一個黃包車夫？

——不，我不是和你比地位的高下。我只告訴你，他們伸出白手來寫文章的文謏謏的人，何以要討外國老婆的道理？

——好囉！你說吧，說給我聽吧。

——他們文謏謏的只會寫文章的人們間，鬧着一種派頭，叫做戀愛。

——戀愛？是怎麼樣的一種派頭？穿的，戴的，吃的？

——那是對女人的一種派頭？

——那是釣膀子了，是不是？

——戀愛是看不見的東西。

——他媽的！也有這樣奇怪的派頭麼？我今年也活到四十六歲了，從來就沒有聽見過。

——害相思病，你總聽見過吧？

——那聽見過。不過也不知道是怎麼樣的一種味道。那就是叫做戀愛麼？

——差不多是那樣的東西。

——那怎麼可以說是派頭？那不過是一種病吧了。現代的年輕人都說是很革命的，怎麼也會害這種病呢？大概住在

那洋房裏寫文章的先生對那個東洋婆子害了相思病吧。那他們真不該了，口裏說要來幫助我們貧苦人，一面又迷戀着外國婆娘，這也應該麼？

——戀愛是神聖的，誰也不能否定。戀愛和我們貧苦階級一樣，是沒有國界的。

——這些難懂的話我不愛聽了。他媽的，他們自己在害相思病，還要罵人家害相思病。他們自己害相思病就掩飾着不說出來。人家老老實實地說出告訴人相思病是害不得的，他們就要板起假正經的臉孔來批評人了。真是賊叫主人強盜的世界了。

——不要吵了，不要說了。以後那個東洋婆子怎麼樣？

——她不像那位喫油條的先生口裏儘叫臭，臭，臭。她只用三根指頭遮住了她的鼻孔，口沫連天地向地面上吐。我們聞着一點兒不臭的，他們有錢人一嗅着便要吐口沫，真是好笑。大概有錢人和外國人的鼻子是特別一些的。

——不要說了，走吧。大概開場了，我們去吧。你今天帶了多少錢來？

——不多，只幾塊錢。

他們會了眼，一同上賭場去了。

三

“啊！歡喜陀！”阿漢蹲在一個腳盆面前，哄着坐在裏面的小弟弟頑，他看見春元來了，並且看見他雙手捧着一個紙包，驚喜得高呼起來。他站起來想走出去迎他，但阿淮小弟弟呀地一聲哭起來了。

春元先刻來了一趟，看見他們兄妹三個都說肚子餓便很毅俠地自告奮勇，說回去偷些歡喜陀來給他們吃。哭肚皮餓哭得頂厲害的是阿金。

“我們約好了的，你不該這樣的叫我。我叫你馬桶可以麼？”矮胖的王春元笑着說。

“我不是叫你，我是說你手裏的歡喜陀。”

“吃吧，歡喜陀在這裏！”春元把手中的紙包交給阿漢。阿金坐在靠床的一張板檯上，看見了，忙跳下來，走到她的哥哥面前，帶哭音的說“我要，我要！”

阿漢把紙包打開，看見裏面有十多個歡喜陀。他拿了兩顆給妹妹，再拿了一個給弟弟，然後自己檢了一個丟進口裏，一面嚼，一面問春元，

“你真的偷了來的？”說時候，混有歡喜陀碎屑的淡黃色

的涎沫從他的口角流出來，他便伸起袖口向口角一揩。

“不是偷了來，我那個客商的爹爹還肯白送歡喜陀給你們吃麼！”

過後便是一陣沉默，只聽見她們兄妹嚼歡喜陀的音響。

“媽媽！”小弟弟忽然丟開歡喜陀，哭起來要媽媽了。

“媽媽？”阿金也跟着悲傷起來，但她不願意丟開她手中的歡喜陀。

阿漢看見弟妹都哭着找母親也傷心起來，想流淚了。

“你的媽媽到底到那裏去了？我聽見他們……”春元說到這裏，不敢說下去了。

“你聽見他們說了些什麼話？”阿漢還十分愛他的母親，無論在什麼時候他都庇着母親，爲母親辯護。他想作算母親有點錯處，也不是母親不對，只是父親太不中用了。但這也是運命害了他們。

“他們說了你媽媽的歹話。”

“什麼？說我媽媽的歹話？那是他們瞎造的。我的媽媽和我爹吵了嘴，氣不過，回外婆家裏去了的。”

“那，你想你的媽媽可以回來看你們？”

“……”阿漢也有幾分知道母親的弱點。但無論如何，他是不願意聽見人說他母親的壞話。在這瞬間，他想起附近